

阿九執政開始復辟，要洗掉阿扁執政八年的台灣意識，而數十年前的日本寫書著者，皆會考慮給下一代有健康的思維
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國民黨執政就像現在阿九執政一般，開始搞小動作，要全民監控台灣建國活動，聽說是國共會談的原則。

要獨自一人踏上旅途，老實說心中不免多少有些不安，但18歲的我，對未來卻又是充滿著好奇。尤其一想到即將要踏上的日本不知道是個怎樣的地方，不知不覺中不安感又沖淡了不少。

我所搭乘的DC 6飛機一次大概可搭載50名乘客，那天只有我一人年輕女性。當我正好奇地想拉起窗上的遮陽板時，立刻被空服人員制止，我這才知道，原來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所頒布的戒嚴令中，其中一條竟還包括在未出台灣領空之前，民眾是不可任意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。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18歲負笈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40。

阿九執政開始復辟，要洗掉阿扁執政八年的台灣意識，而數十年前的日本寫書著者，皆會考慮給下一代有健康的思維。

記得在進入大學就讀後，有次為了想買一本字典走進一家小書店。令我訝異的是，在整個書店最顯眼的位置上，擺放的竟是兒童圖書。其中有翻譯自國外的，也有日本當代作家的作品，還有古老的故事繪本，種類之多，是我在台灣所未曾見到過的。

信手翻開架上其中一本繪本，裡面的內容再度令我感到驚訝。那是取材自《伊索寓言》中「螞蟻與蟋蟀」的故事，但它的結局發展卻完全不同，讓人耳目一新。

「在被暖爐的火烘得暖和和的屋子裡，餐桌上擺滿了豐盛可口的食物。勤勞的螞蟻媽媽倚在門口，用溫柔的口吻，微笑地對著整個夏天耽於玩耍的蟋蟀說：『請進來我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！』」

這和原本的《伊索寓言》的結尾完全不同，原本的結尾是螞蟻媽媽對蟋蟀說：「誰教你夏天時不好好地為冬天打算？如果你想過，現在就不用受苦了。」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18歲負笈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45。

由於ICU是在1953年4月，由日本及北美基督教界的領導人所創立的超教派基督教大學，同時也是日本第一所四年制教養學院大學 - 我是第四屆學生 - 所以那次的入學典禮，包括我們新入學的學年在內，總算才湊齊一到四年級；一學年只收150人，在廣大的校園裡，全校學生才600人，研究所學生人數更少，只有幾個而已，為日本少見的少人數制學校。

入學典禮上宣讀 世界人權宣言 前文的宣誓儀式，乃是由堅信和平及人權為重建日本的基礎、我們的第一代校長 - 湯淺八郎先生所發起的。

湯淺校長對我相當照顧，不只是在大學時代，甚至到了婚後，很多事還真多虧有他的幫忙。譬如，當我和外子兩人因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回台灣時，他每次到台灣，必定會為我們跑趟台中，見見我們雙方父母；還有在某一次事件中，外子遭日本警方拘留，出面寫陳情書、當保證人的，也是湯淺校長。

身為京都民藝協會會員的湯淺校長，亦十分熱愛台灣民間藝術，經常前往台灣做民藝之旅。如今在ICU的湯淺紀念館內，陳列有蒐集自台灣的各種民間藝品，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寫著：「置身從北到南充滿民藝之美的王國，令人感動」等字樣，而這些收藏品包括；原住民的木雕、編織的衣物、雜器、身上的裝飾品，甚至還有聽說是攜自中國的陶瓷器。

湯淺校長從台灣返日後，亦曾將台灣的所見所聞在大學中暢談，甚至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。

「如今不論國內也好、國際也罷，有關台灣問題的探討甚囂塵上。但我認為，不管如何，最重要的應該是聽聽生在台灣、住在台灣，將近1,300萬名（當時）的台灣本島人民心聲，他們的態度、主張才是真正的答案……。」就因為這樣的談話，遭當時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否和我們這些黑名單人士有所接觸，因此之後便拒發入國簽證給湯淺校長。為此我們感到相當抱歉，欲向湯淺校長致歉時，他卻說：「不！那是因為我的話礙著了某些人。不過，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，我就一定要說，就算此後進不了台灣也沒關係！」校長胸懷之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18歲負笈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47-48。

台灣人無法做台灣人本身，阿扁執政多數人要做台灣人，現在阿九執政卻要全體台灣人當中國人，中國黨的統治者不理會民意，做中國一統的夢。

1945年，日本因戰敗結束了在台灣統治，在台約有45萬的日本人必須撤離，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班上的同學在內，由於東西很多無法全數帶回，所以有些日本人便在路邊將他帶不走的東西一字擺開來賣。那時年紀尚小，並不太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但看見我的好友也在其中，不知怎地，一股捨不得的感覺就湧上心頭，頓時覺得難過起來。

就這樣，學校一直處於停課狀態，直到三年級結束時，才再度開課。

日本人走後，換來中國的國民黨接手統治，清朝時期祖父輩在書房學習以台語背誦的《三字經》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開始傳授。但是過了不久，改成以北京話發音。

在學校，老師告訴我們，從今以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。中國有5,000年的歷史、廣大的錦繡山河，還教我們唱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」的國歌。我們根本不知歌詞是什麼意思，只能照著老師所教的，跟著拼命地唱。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18歲負笈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59。

對於那個年代以上不懂得中文的人來說，日常生活使用日語到底還是習慣些。在台灣屬於那個年代的著名作家，如陳千武先生、鍾肇政先生等，在戰後的創作突然得用中文表現，對他們而言還真是吃足了苦頭。

回想當日本人統治台灣時，禁止人使用台語；中國人來了之後，台語還是被禁。至於說日語，那就更不行了！因為對中國軍隊而言，日本可是敵國啊！

不只在學校被禁止講日語，就連走在路上，要是被中國人聽到用日語交談，被